



从象雄走来

——首届象雄文化研讨会论文集

ཡ་ཇོན་ལང་ལྷང་ནས་ཡོང་བ། ཐེངས་དང་པོའི་ལང་ལྷང་རིག་གནས་ཤོས་སྒོང་ཚོགས་པའི་དབྱེད་ཚོམ་བསྐྱུས་སྒྲིག།

阿里象雄文化研讨会组委会 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克坚
责任校对:袁捷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象雄走来:首届象雄文化研讨会论文集 / 阿里象
雄文化研讨会组委会编.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5614-9353-3

I. ①从… II. ①阿… III. ①象雄—民族历史—阿里
地区—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K28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52858 号

书名 从象雄走来——首届象雄文化研讨会论文集

编者 阿里象雄文化研讨会组委会
出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号 ISBN 978 7 5614 9353 3
印刷 成都市川侨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85 mm×260 mm
印张 10.25
字数 338 千字
版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8.00 元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 网址:<http://www.scupress.net>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编委会

编 者：阿里象雄文化研讨会组委会

编委会主任：白玛旺堆

编委会副主任：贺 军

主 编：李兴国

执行主编：和 靖

编 委：王瑞雷

版式设计：曲 吉

目 录

向象雄走去	金书波 (1)
我们为什么欣赏阿里	马丽华 (15)
再探古老的象雄文明	才让太 (18)
试论古代西藏阿里地域概念的形成与演变	黄 博 (39)
西藏阿里“琼隆银城”遗址考古调查	李永宪 (50)
阿里穹隆卡尔东遗址引发的几点思考	顿珠拉杰 (57)
阿里象雄考古新收获	
——2012 年故如甲木墓地的发掘	全 涛 (65)
西藏西部及周边地区青铜器初论	吕红亮 (70)
西喜马拉雅岩画中欧亚草原因素的再检讨	吕红亮 (82)
古格王国遗址高原古城	张建林 (96)
近年来西藏西部佛教石窟美术考古的发现与研究	霍 巍 (102)
西藏西部东嘎 1 号窟法界语自在曼荼罗图像与文本	王瑞雷 (113)
略谈西藏唐卡文化的实地调查方法	王建民 (125)
谈谈文化遗产和大遗址保护的核心理念	王建新 (133)
大遗址保护管理机构功能研究	孙满利 张 韵 唐 龙 (135)
西藏札达盆地发现的最原始披毛犀揭示冰期动物群的高原起源	
.....	邓 涛 王晓鸣 李 强 (146)
狮泉河—印度河的跨国之旅	马丽华 (152)

向象雄走去

金书波

西藏自治区原省委常委、自治区纪检委书记

象雄的土地，是千山之宗，万水之源。

进入象雄，必要循着河流的方向，必要靠着山脉的指引。

冈仁波钦是世界性的“神灵之山”。陪伴它的，是辽阔晶莹、美如其名的玛旁雍错（也汉译为玛旁雍措）。

假如我们能穿越到一千多年前，会在玛旁雍错边邂逅一位美丽的女子，她的名字叫萨玛噶。

她的哥哥，是赫赫有名的松赞干布；她的丈夫，是英武非凡的象雄王。

根据史料记载，她并不幸福，强大的象雄王国之所以灭亡，起因也是她。

但是，沿着萨玛噶的歌声，我们就能进入那时的象雄。

千山之宗万水之源

水是生命之源。进入象雄，必要循着河流的方向。

而河流，却总是发源于山。

阿里境内有数不清的神山雪峰，最有名的则非冈仁波钦莫属。冈仁波钦是冈底斯山的主峰，巍然屹立在阿里普兰县境内。有书说它俗称雪灵山，怀疑有什么典故，但不得而知。其实，“冈底斯山”这四个字就是藏、梵、汉三种文字的混合：“冈”的藏语意思是雪，“底斯”的梵语意思也是雪，山这个汉语就不用解释了，合起来还是雪山的意思。作为冈底斯山的主峰，冈仁波钦的海拔一般被说成6656米，也有6714米、6638米之说。不过，海拔对冈仁波钦来说其实并不重要，因为它的美丽和神奇与海拔没有必然联系。冈仁波钦的峰顶终年冰雪覆盖、白云缠绕，经过时若能看到峰顶，通常会被认为是吉兆。据《冈底斯山海志》记载，著名的佛教大师杰尊·达孜瓦曾对冈仁波钦有如下描述：冈仁波钦形如橄榄，山尖如刺、直插云霄，连蓝天都刺破了。山峰南面朵朵白云，似向山峰匍匐朝拜，山身如水晶砌成，透亮发光。当日月的光芒照射到冈仁波钦，就会反射出奇异的光芒，并从山的颈项流出清泉，如仙乐般动听，而山脚下的绿草繁花也如同彩裙一般美丽。在高大的冈

仁波钦身边，有大小不等的雪峰环绕，就如同婀娜的白衣少女顶礼致意……

当然，这些并非是冈仁波钦著名的原因，西藏美丽的雪山实在太多了。最重要的是，作为神山，冈仁波钦是世界性的，它被藏传佛教、苯教（也称“本教”）、印度教以及古耆那教认定为世界的中心。“仁波齐”在藏语中有上师之意，冈仁波钦则是一个颇具人性化色彩的名字，神灵之山或大雪神山。在佛教中，它是最著名的须弥山，苯教教徒称冈仁波钦为“九重（万字）山”，相传有苯教的360位神灵居住，祖师辛绕米沃便从天降落在此。冈仁波钦在梵文中意为“湿婆的天堂”，印度教里三位主神中法力最大、地位最高的湿婆，便居住在此山中。而耆那教则称冈仁波钦为阿什塔婆达，即最高之山，视为耆那教创始人瑞斯哈巴那刹获得解脱的地方。那么，山上是否有“卍”字呢？我找了一些不同时间的照片对比，虽然不真切，但完全可以把它想象为“卍”字，因为山上的雪量是随时变化的；特别是纵向的条沟和横向的岩层，构成了比较完美的“十”字。在某个时点上，雪被风从不同的角度吹，并借助太阳随时变化着的照晒，出现“卍”字形的可能是存在的。加上信徒们心中的崇拜，它就是个“卍”字山。

或许正因为如此，千百年来，来自印度、尼泊尔、不丹及我国各大藏区的朝圣者风雨兼程，艰难跋涉前往转山。他们认为，一生中只要到神山朝圣一次就算完成一件重要的善功。据说，朝拜冈仁波钦，转山一圈可洗去一生的罪孽，转十圈可在轮回中免去地狱之苦，如果转上一百圈则在今生便可升天成佛。久而久之，在神山西侧的一块空地上，形成了一个传统的节日——塔尔钦盛会。每年的藏历四月十五日，这里都要举行竖大经幡活动。南来北往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到这里来，观看竖经幡仪式，并围绕神山转经。

2011年，我有幸观看了竖经幡的全过程，两万多人云集在此，场面蔚为壮观。仪式由当地熟悉宗教仪轨的德高望重者主持，且师徒代代相传，具备相当的专业性。果然，随着主持者的一声号令，33米长的经幡拔地而起。那一刻，感觉心都要提到嗓子眼了。定睛一看，高大的经幡已巍然屹立，人们欢呼雀跃，将无数的哈达抛向经幡，把一把把青稞面、叠叠风马旗撒向天空……经幡竖起之后，用四根钢丝绳和十根牦牛毛绳固定，并用巨大石块把根部砌牢，直到来年。仪式结束后，人们开始转山，据说一般至少要转三圈，有的则更多。转山道上，有大小12座寺庙，也是要参拜的。围绕冈仁波钦神山转一圈大约52公里，普通人一天也就是走一圈。而每逢佛祖释迦牟尼诞生的马年，朝圣者更是蜂拥而至。因为传说马年转山，转一圈等于十三圈，会额外增加十二倍的功德。也有另一种说法，就是米拉日巴大师当年在冈仁波钦与纳若本琼斗法便是马年，后来人们将藏历马年作为米拉日巴大师与外道斗法胜利的纪念之年，因此信徒选择马年转山。

可以想见，这是一座众多神灵护佑的神山，是神话故事的发生地。

看到这里，也许不少人会觉得难以置信。曾有一位痴迷西藏的朋友问过我：西藏被称为“雪域高原”，林立的雪山如此众多，比冈仁波钦高的雪山也很多，比冈

仁波钦美的雪山也不少，为什么独独冈仁波钦拥有这样崇高的地位呢？

或者，换一种说法，为什么拥有如此崇高地位的神山偏偏位于如此偏僻苍凉的阿里地区呢？

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恐怕首先要打破思想上的局限，让自己回到几千年前的高原大地。现在，通过卫星地图，我们可以看到阿里地区位于青藏高原最西部，全境为喜马拉雅山、喀喇昆仑山和冈底斯山所环抱，北面不远就是新疆的戈壁沙漠，东南面则是荒凉至极的藏西北无人区，西南面分别与克什米尔地区、印度和尼泊尔王国接壤，长长的边境线上高山林立、雪山点点，说这个地方封闭、荒凉似乎并不过分。唯一令人感到眼前一亮的，便是片片碧蓝的湖泊、条条蜿蜒悠长的河流。

不过，如果公元前的卫星地图，我相信一定不是今天的模样。茫茫的青藏高原，在5亿年到4000万年前，曾经是一片汪洋大海，这早已被地质学界证实（在西藏各处，都有大量海洋生物化石出现，特别是在日喀则地区定日县珠穆朗玛峰一带，海洋生物化石极多）。后来，高原隆起，逐渐升高，在溢出海平面之后逐渐进入了森林的年代，也就是我们在科幻片中看到的那种景象：茂密的森林，恐龙、大象等巨型动物在密林中行走，悠然自得。前些年，在阿里地区就发现了大量森林化石和三趾马化石，足以证明这个时期的存在。2011年我到札达时专门看了一处森林化石遗址，巨大的树木化石告诉我们它们的古老与孤独。再过若干年，便形成了现在这个高高隆起的地貌。即使到了公元前后，我想高原也是一处宜居的所在，绝不会是今天的荒漠植被。一些专家认为，若干年以前的阿里之东应是丰饶的大草原，狮泉河、象泉河、马泉河、孔雀河沿岸，林木茂盛，应有比较发达的农业。

如今的阿里，空荡荡的大山、无人区和戈壁荒滩，很难想象这里曾繁华过、热闹过、辉煌过，更难相信曾有个象雄时代繁荣昌盛了上千年。其实早在半个世纪前，新疆的罗布泊沙漠还郁郁葱葱、水草丰茂，现在已成为无人居住的荒漠。以笔者不多的地理知识但足以让我确信：那时，象雄疆域非常之辽阔，虽然不是江南风光，但也称得上植被葱茏、矿产丰富、资源富集、宜农宜牧，处处鸟语花香，可谓飞鸟翔集、瓜果飘香。而且，藏学专家研究发现，古象雄并非偏僻封闭，它的交通相当发达，贯穿全境的道路有三四条之多。那时，阿里依靠喜马拉雅山与冈底斯山之间开阔的绿色走廊，以及南部的孔雀河、西部的象泉河这三条通道，开通了与外部世界的交往，成为中亚、西亚、南亚和中原汉地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融汇的重要地域。

当时的繁荣景象，恐怕是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

其实，比古道更悠久、更深远的联系，应该是蜿蜒的河流。话题还回到冈仁波钦，无论是雪域高原上的民族，还是印度人、尼泊尔人，之所以将冈仁波钦视为神山圣地，我认为主要还是要从这里发源的四条以动物命名的河流来说明。

冈仁波钦是一座充满生命力的雪山。山顶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晶莹冰凉的雪水汨汨流淌，沿着神秘的脉络汇聚、分散、融合，不多不少，恰好流淌成为狮泉河、

象泉河、孔雀河和马泉河这“四大圣河”，滋润着山川草木和万物生灵，孕育出璀璨的文明和惊人的智慧。

流向北方的是森格藏布——狮泉河（下游为印度河），源自似雄师张开大口的山崖而得名，据说饮此河水的人会如狮子一般强健。上游流经革吉县境内的邦巴森堆、森脉、纳普及噶尔县境内的加木、扎西岗、典角等，现阿里地区党政部门所在地即为狮泉河镇，顾名思义，狮泉河穿城而过。这里有一望无际的大草原、雄伟壮观的雪山、美丽如画的丘陵、梦幻般的自然景观，是野生动物的乐园，野马、藏羚羊、黑颈鹤等都比较常见。这里的矿产资源、地热资源、太阳能资源等都十分丰富。狮泉河经托布噶鲁勒出境后称印度河，流经克什米尔、巴基斯坦，最后注入阿拉伯海，全长 3180 公里。

流向南方的是马甲藏布——孔雀河（下游为恒河），源自状似孔雀开屏的山谷而得名，据说饮此河水的人如孔雀一般可爱。孔雀河流经普兰县城及朗噶琼宗卡、噶尔东卡、达拉卡、嘉迪卡等象雄文明的古城遗址。这里盛传着诺桑王子的故事，歌舞与服饰别具特色。依山傍水而建的科加寺，是藏传佛教后弘期“上路弘传”的重要寺庙之一。孔雀河在流经喜马拉雅山南坡后称恒河，流入印度和孟加拉国，注入孟加拉湾，全长 2700 公里。

流向东方的是当却藏布——马泉河（中游为雅鲁藏布江，下游为布拉马普特拉河）。源于形似骏马嘶鸣的山口而得名，据说饮此河水的人如良驹一般强壮。马泉河经仲巴县境内时称“玛藏布”，自萨嘎开始称“雅鲁藏布江”。马泉河是雅鲁藏布江的源头，不仅对象雄文明起过重大作用，而且对西藏各个时期、各类不同地域文明的孕育、形成和发展等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下游称布拉马普特拉河，流经印度东北部和孟加拉国，同恒河汇合后，注入孟加拉湾。

流向西方的是朗钦藏布——象泉河（下游为萨特莱杰河），因发源于形似象鼻的山谷而得名，据说饮此河水的人壮如大象。河水从门士流经札达县城及托林寺、古格王国遗址、大译经师仁钦桑布的故乡底雅等名胜古迹后，往西流出国境。流入印度后称萨特莱杰河，是印度河的主要支流，全长 1450 公里。阿里境内的河段和流域，正是古代象雄文明的中枢地带，象雄王国最强盛时期的都城穹隆银城（也称琼隆银城）以及著名的古格遗址、托林寺、玛那寺等都在象泉河流域。这里也是藏传佛教后弘期重要的传播区，至今仍是象雄文明和后弘期藏传佛教保留最完整的地带。

四条河流，四个令人遐想的名字，四条生命与文化的古藤！正是这些河流养育了四大河流域广袤土地上的人民，也孕育出沿河两岸灿烂的古代文明。由此可见，在信教者的心目中，位于世界上海拔最高地区的冈仁波钦真不愧为千山之宗、万水之源。有时我想，只要顺着这四条河的脉络，我们就能描绘出一条条文明演进的路线图，那该是多么惊人与美妙。

到过西藏的人都知道，有神山必有圣湖。陪伴神山冈仁波钦的，是辽阔晶莹、

美如其名的玛旁雍错。不过有意思的是，玛旁雍错的湖水并非来自冈仁波钦，而是另外一座美丽的雪山——纳木那尼雪峰。纳木那尼雪峰，藏语意为“圣母之山”，海拔7694米，是喜马拉雅山西段中国境内的最高峰。神秘的纳木那尼峰是冰川的世界，这里分布着大量冰川群。正是这些晶莹的冰川源源不断地为玛旁雍错补给水源，成就了玛旁雍错美丽的容颜。不过遗憾的是，这样的美丽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消失不见。科学家们现场观测发现，纳木那尼冰川受到气候变暖的严重威胁，正在明显退缩。有专家预计，到2100年，大部分冰川将逐渐消亡，到那时，一些冰川下游的河流也将干涸。

圣洁的玛旁雍错是世界最高的淡水湖之一，湖面海拔达4588米。它的湖水碧透清澈，其透明度为中国之最，达14米。说到透明度，我常年在西藏工作，看到无数个美丽的湖泊，湖水晶莹透明，但我并不知道这些美丽的湖泊究竟谁更“透明”一些。后来，在单之蔷先生的文章中看到，测量湖水的透明度有一个国际上常用的方法：拿一个直径25厘米的白色圆盘，沉到湖中，注视着它，直至看不见为止。这时圆盘下沉的深度，就是湖水的透明度。青藏高原的湖泊主要依靠高山融雪补给，湖水透明度居全国之冠。而其中透明度最高的，又属玛旁雍错，可达14米。有兴趣的朋友下次到玛旁雍错不妨试着测量一下，必定是很有意思的经历。与之相比，长江中下游许多声名显赫的名湖，透明度还不足0.5米。写到这里，在我的脑海中，美丽的玛旁雍错仿佛变成了一颗圆润透亮的通灵宝玉，在遥远的藏西北、壮美雄奇的冈仁波钦和纳木那尼雪峰之间，延续着美丽的神话。

顺便再多说几句，就是湖水的颜色。西藏湖泊众多，犹如蓝宝石一般洒落在高原大地，水质清亮，水色碧蓝，曾经迷醉了无数的人。但同样是在单之蔷先生的文中，我才知道原来湖水的颜色也是可以“选美”的。测量湖水颜色的方法与测透明度类似，是指透明度的二分之一深处，白色圆盘上所显示的湖水颜色，一般用水色计1号（浅蓝色）至21号（棕色）表示。而湖水的颜色，其实受多种因素影响，如水深、透明度，等等。因为深度只有超过5米以上，湖水才有可能吸收掉其他色谱的光，而只反射蓝色光。湖水的某些美丽的颜色（如绿色）是溶解了某些矿物质所致，但只有在透明度高的湖水中，这种颜色才能显现。按照这种专业的标准来看，无论是从透明度或颜色，中国最美的湖泊都当之无愧在青藏高原，水色号基本都在3~9号，多为青绿色或浅蓝色，是最撩人心魄的颜色。

除了美丽以外，碧蓝色的玛旁雍错也是世界上多个宗教认定的圣湖，是亚洲乃至整个世界最负盛名的湖泊之一，这简直与冈仁波钦是门当户对的“天作之合”了。在诸多古经书中，它都被称为“圣湖之王”。很多书籍和经典描写玛旁雍错的水“像珍珠一样”，喝了以后能洗脱“百世罪孽”。而在我们熟悉的唐朝高僧玄奘所著的《大唐西域记》中，称玛旁雍错为“西天瑶池”。到这里来的特别是从印度来的朝圣者都以到湖边转经洗浴为人生最大幸事，将死在这里视为最好的结局。现在，前来朝圣的印度人越来越多，几乎每年都有信徒亡故在神山道上、圣湖旁边，

也许是他们把这里视为人生最后的一站，神灵的召唤又是那样神秘难言，于是便在这个圣洁的地方挥袖而去。2011年的塔尔钦盛会期间，就有数名香客魂留圣地。

不过，早期的苯教徒称玛旁雍错为“玛垂措”（也汉译为玛垂错）——神的意志产生的湖，传说湖底聚集了众多的珍宝。公元11世纪，佛教在与苯教的斗争中占上风后，便把已经沿用了许多世纪的“玛垂措”佛教化为“玛旁雍错”，意为“永恒不败的碧玉湖”。一些史籍上也把她叫作玛法木湖。

其实，不仅仅是玛旁雍错，冈仁波钦也是苯教与佛教斗法的“主战场”，最著名的便是尊者米拉日巴与苯教巫师纳若本琼斗法的故事。在故事中，他们一致同意谁能在预定的时间内登上冈底斯山的顶峰，谁就是胜利者，成为神山之主。深通巫术的纳若本琼骑着手鼓从天上飞驰而过，得意地看到白雪覆盖的山顶就在眼前。可说时迟、那时快，道行无边的米拉日巴凭借阳光的速度，在一瞬间就随着初升太阳的光线抵达山顶，并铺开他的袈裟，把纳若本琼连同他的手鼓一起送到了山脚下，宣告了苯教斗法失败。

庄严残酷的宗教斗争便由这儿戏一般的故事定出了胜负。其实，在赫赫有名的史诗《格萨尔王传》中，类似这样的故事也有不少，法力无边又有众神友情支持的觉如（少年格萨尔）与叔叔晁通一系列的斗法、赛马等，无不如童话般怪诞有趣。我后来在学者们的专著中看到，原来史诗正是反映了佛教、苯教斗争的过程，无怪如此。

庆幸的是，不管宗教故事中那些斗法场面如何激烈，现实中的神山圣湖不仅毫发无损，而且还因这些传说而多了几分神秘色彩，在阳光的照耀和白云的映衬下显得更加如仙如幻，不能不称之为幸事。不过，自米拉日巴斗法胜利后，冈仁波钦及其周边便成为名副其实的佛教圣地。13世纪时，直贡噶举派的创始人吉丹贡布（也称仁钦贝）便先后3次派遣僧团前往此地的洞窟修行，尤其是第三次派遣的僧团更是达到了5万多人。据称当时冈底斯山附近几乎所有的洞窟都被藏传佛教的苦行僧占据，名副其实的“天下名山僧占多”。可以想象，当年在这片土地上，是如何的营帐如云、洞窟巢集、旗幡如林了。

有趣的是，陪伴冈仁波钦的并非只有仪态万方的玛旁雍错，还有一个与玛旁雍错一路之隔的咸水湖。玛旁雍错是有名的神湖，而她旁边的这个湖却被称为“鬼湖”。藏语叫“拉昂错”，意为“有毒的黑湖”。名字即透露出人们内心的嫌恶，当地群众说这两个湖像两颗心，一白一黑，白的自然是玛旁雍错，黑的就是拉昂错。于是，人们虔诚地膜拜玛旁雍错，却对拉昂错敬而远之。去之前就听不少人讲，这个地方很神奇，虽同在一片天空下，道路一边的玛旁雍错是青天碧水、波澜不惊，另一边的鬼湖却多半是隐天蔽日、恶风险浪，有时甚至会吞噬掉牛羊、帐篷，因为这里有妖魔作怪，所以要离得远一点，如此云云。

听得多了，对鬼湖嫌恶的同时也有点好奇，后来到了玛旁雍错，还没细细欣赏，便急不可待地去找那个千夫所指的鬼湖。也许是上天眷顾，我看到的鬼湖碧波

如镜，朵朵白云倒映其中，分不清天光和水色。虽没有玛旁雍错的雍容华贵，但颇为娇媚动人，“鬼湖”之名实在有污其容。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去探看一番。

毋庸置疑，最美的还非玛旁雍错莫属。每一个到此地的游人，无不为冈仁波钦神山的雄伟壮丽所震撼，为玛旁雍错的秀丽旖旎而陶醉。无论是天阴欲雨时的水色空蒙，还是黄昏时的波光潋滟，抑或朔风吹拂下的碧波浩荡，玛旁雍错都美得不可思议，如歌如诗，如梦如幻……

象雄的土地 滚烫的荒原之美

当然，称号“千山之宗、万水之源”的阿里，美丽的景色自然不仅仅是神山圣湖而已。平心而论，即使抛开所有历史研究的因素，仅仅从风景来说，驱车行驶在今天的阿里高原，那种感觉还是足以震撼到人的心灵。对比西藏大多数地区，那里更荒凉，更高贵，也更有高原的味道。请允许我用这些单薄的文字简单地描述一下：

直观地看，这片象雄的土地，是一片带有火热表情的皴裂荒原。在绵绵不断、炽烈如火的阳光中，在如同六弦琴般的车辙印迹上，你会感觉有种火焰在燃烧。这是什么火焰呢？或许是荒原的水花，荒原的波浪，荒原无休止的孤独与忧伤，荒原漫无天际的苍茫，荒原为自由与生命跋涉的朝圣者，荒原的狂风，荒原的暴雨，荒原被怒火点燃的歌者，荒原为奔波而死的旅人……而这一切，不管是什么，都被阳光无穷地覆盖。

阿里的风沙，源于一瞬，又止于一瞬，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裹着沙，裹着云，裹着雨，裹着野蛮，满嘴腥味地亲吻过来，仿佛刀疤中渗出了血色的泪滴。但风沙过后呢？仰面看，朵朵白莲花就在一瞬间绽开笑脸，漂流在碧蓝碧蓝、日月同辉的天空，如同隐身的孩童，不知疲倦地抛洒着一捧雪、一捧雪……这会让人有时空交错的感觉。阿里的天空那么低，又那么蓝，像一个透明的玻璃罩，圆圆地罩住天地，一切恍如海底世界般神奇美丽。在苍凉的荒原上，野羊奔跑，仙鹤飞舞，山花怒放，草甸荆棘们则相依为命，一圈圈、一团团，虽然皱皱巴巴，却用粗糙笨拙的双手捧出一个个白云堆积而成的白衣仙女。白云的柔美身姿，映衬在蓝蓝的湖面与天空，在干裂的沙丘与荒原扬起飘飘的衣衫，美得让人醉。而这些草的颜色也绝非一种，黄的、蓝的、绿的、红的，如一个个小火炬，燃烧在这片美丽而荒凉的土地上。

我最为迷恋的是土林，每次驱车在土林中穿行、找寻，都会想象有一个象雄王，站在土林之上张开双臂，慷慨地请我们进入他的王城。而他身后的荣耀，他城中的子民，他万世的豪情，如今都被风吹散、雨冲毁，只空留下这一片壮阔豪迈的废墟。当然，语言无法代表我的全部，土林也同样无法代表象雄的全部。面对土林，一种无法陈述的理由总让我选择沉默。还有古格，夕阳下的金色王城，有难以

形容的色彩、线条，遗留在那里的残破的洞穴、空荡荡的庄严殿堂，如一杯苦涩的酒。这让我相信，古格一定会在深夜忧郁地歌唱，如格萨尔的史诗般悠长。

在与克什米尔交界的班公湖的鸟岛上，我看到了童话般的美丽，纯净遥远如同老荷马的歌声。岛上那么多的鸟儿，洁净的鸟儿、纯白的鸟儿、高贵的鸟儿，挺着骄傲的胸膛，在灿烂的阳光中翩翩飞舞。它们绝世的美丽让我仿佛看到梦想与青春在林中自由漫步，在天空中骄傲地舒展。

最爱的还有阿里的红柳。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把这种美丽的植物叫作“红柳”，至少在我看来它和柳科植物毫无相像之处。在荒原的风中，红柳那娇柔的躯干挺起了翠绿的情感，绽放出粉嫩的花朵，任由风沙在颈项间飞舞盘旋、歌唱呢喃。明亮的阳光洒在红柳林，一片片化为羽毛，洁白如雪，引领我们飞翔……

还有太多太多的感受是我说不出也说不完的，阿里的魂灵附在了我的身上，甩也甩不开。我太爱阿里了，这片象雄的故土。单之蔷先生说，自从有人类社会以来，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战士，勇敢无畏、坚毅顽强的品质从来都是受到崇敬的。我们赞美荒野，赞美粗野冷酷的自然有一种崇高之美，无非是这样的自然能够激发出人勇敢无畏的精神。因此我们对崇高的崇敬，其实是对人自身的崇敬，对崇高的赞美是对人自身的赞美。我们在自然景观中感受到的崇高，实际上是对人自身勇气和尊严的体验。

诚如斯言，在走向象雄的路途上，我感受到的便是这样一种崇高的体验。

我相信无论是谁，第一次去过阿里之后，就会把梦魂留在这片象雄的土地上。就算离开很久了，但那种感觉，如同我们的回忆则一直在生长，总是那么醇香悠长，透着亮光。

象雄的故事与传说

每次路过玛旁雍错，我都会无端地陷入遐想。

试想，假如我们能穿越到一千多年前，也许就会在湖边邂逅一位与玛旁雍错一样美丽的女子，她静静地在湖畔漫步，眼睛盛满了湖水一般的忧郁之蓝。

她的名字叫萨玛噶。

在我知道的藏族名字中，我毫无理由地特别喜欢“萨玛噶”这个名字，总感觉这名字很美，人也当美如其名。不过，这个萨玛噶是否那么美丽不得而知，但在真实的历史中，她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她的哥哥，便是赫赫有名、无人不知的松赞干布。她的丈夫，是英武非凡的象雄王李迷夏（又汉译为李米嘉）。

仅凭这两点，她该是一个骄傲幸福的女人！

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高贵美丽的象雄王妃并不幸福。而且，根据史料记载，强大的象雄王国之所以灭亡，起因也是她。

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之《赞普传记》记载：松赞干布把妹妹萨玛噶嫁给

象雄王李迷夏为妃。可李迷夏却与“墟格妃”暗中相好，“与赞蒙（王后）萨玛噶不和”。赞蒙“愤恚”——这已经不止吃醋，是十分生气了。而后果自然也是十分严重的：“既不理内务，又不养育子女，另居于别室。”选择“冷战”并“罢工”的王妃于是常年住在玛旁雍错湖畔。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此事便传到了千里之外的王兄松赞干布耳中。他命使节前往象雄劝说萨玛噶“整治内务并养育子女”。每读至此，我都觉得对松赞干布派使者前往的动机有些怀疑，是真劝说妹妹与象雄王好好过日子吗？应该没有那么单纯。不管怎样吧，真情也好，假意也罢，松赞干布派使臣来的名义总是堂皇而美好的。但萨玛噶却并不领情，这位大小姐早已经“久而生怨”，在等待中变得绝望，心如铁石地充当了“内奸”的角色，以歌示意使者告诉其兄松赞干布要择机消灭象雄。真是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对自己的丈夫恨到这个程度，估计也没什么感情可言了。结果，吐蕃发兵灭掉象雄，“统其国政”，“一切部众咸归于辖下收为编氓”。

这篇传记中还详细地记载了一个颇具戏剧性的情节：萨玛噶除了以歌声传信外，还托使者向哥哥松赞干布送上三十颗大粒松耳石和一顶女帽，暗示“若敢攻打李迷夏则为英雄，可佩带此松耳石，若不敢进攻则怯懦如妇人”。这是典型的“激将法”。不过我倒觉得能读懂此意的松赞干布真是个政治天才，也许早有灭象雄之意，只是借这个机会顺水推舟，做个替妹妹出气的英雄。

民间还有另一种说法是：松赞干布为了征服象雄，使用“美人计”，把自己的胞妹萨玛噶嫁给李迷夏。萨玛噶韬光养晦，探得象雄的虚实，与哥哥松赞干布里应外合、内外夹击，一举消灭了象雄，捕获了李迷夏，关押在玛旁雍错附近，李迷夏七年之后亡故。不过，在苯教的圣湖当惹雍错（也汉译为当惹雍措）附近，又流传着另外的故事，据说当年被吐蕃军队所迫而投降的象雄王李迷夏，在松赞干布死后趁机叛乱，而吐蕃以“美人计”为诱饵，在当惹雍错彻底灭了象雄军队，这个美丽的湖也就成为李迷夏的葬身之处。

这些故事，怎么听都像个传奇。英雄与美人，战争与亲情，简直就像是为电影大片设计好的。

太传奇了，反而觉得不像真的，而且分明就是如出一辙的“红颜祸水”论了。历史的发展虽有其偶然性，但更多还是其自身的规律使然。象雄覆灭的原因众多，我还是愿意相信，有着美丽名字的萨玛噶，在真实历史上更应该是个善良无辜的女人。

历史是什么样的呢？这正是我想知道的，但却不容易弄清楚。据史家考证，松赞干布发兵灭象雄是在630年。根据《吐蕃大事纪年》的记载，吐蕃于630年灭象雄后，并未将其纳入吐蕃整体之中，而是仍保留象雄国，将李迷夏的权位，转给其继任者李聂秀，以作为吐蕃的附庸国。至643年、644年间，再废黜李聂秀，剥夺李氏政权，另立李氏的家臣穷波拉桑杰。653年，吐蕃又派遣几若王的家臣布金赞

玛穷前往象雄任官，担负监督及整编象雄的任务。接着，吐蕃于662年、675年征收象雄的税赋。至677年，象雄发生叛变；678年，穷波拉桑杰遭罪谴而被剥夺王位。680年，吐蕃查没穷波拉桑杰的家产。至此，象雄完全为吐蕃所收编。

这些只言片语看过一遍就会忘记，远远没有传说那么精彩有趣。而且，根据我们的经验，历史的记载也未必可信。象雄灭亡的阴谋诡计、刀光剑影，投降与反叛，均只化为史书上的寥寥数语，也给人留下无限想象的空间。

看到这里，你会不会也觉得象雄的历史是这样的扑朔迷离、不可置信呢？对了，这恐怕也是象雄吸引人的地方，因为没有定论，一切皆有可能。

不想这么多了，现在，让我们沿着萨玛噶唱给哥哥的歌声，进入那时的象雄。

我陪嫁之地啊，
是穹窿银堡寨，
他人均谓地域宽广。

从外观看是险峻山崖，
从里面看是黄金宝石，
在我面前展现。

作居住之地不行吗？
从外观看，苍白又崎岖。
我陪嫁之奴仆们，
没有马骑行役，
作奴仆不行吗？
古格人，一熟悉了就生怨尤。
我陪嫁的食物，是鱼和麦子。
作食品不行吗？
鱼麦嚼起来苦涩！
我陪嫁之牲畜啊，是马鹿和野驴。
作畜群不行吗？
马鹿和野驴都很凶野！

嘻嘻，上边北方牧场啊，
有一只野牦牛。
里面山谷有呼喊声，
下方招手应对着。
若要杀死北方牧场野牦牛，

派“董”“东”两族攻克能获胜。
从中部射出一支箭来，
那是几曲河的夏氏和布氏。
里面山谷有呼喊声，
那是上游的洛氏与埃氏。
在这呼应之间啊，
下面山沟有应答声，
杀死了野牦牛！
牛心是“泰瓦”之精华，
肉和皮子赏给“洛”和“埃”，
牛角牛肠赏给“董”和“东”，
肠肠肚肚赏给“夏”与“布”。
在铁钩子尖端，
挂上老虎肉。
不要向右边歪斜！
不要向左边倒塌！
若往右边倒过来，
有细喉鱼鹰在等着；
若往左边倒过来，
有水獭在一旁窥测。
把它朝下悬挂着，
过了明天，又后天！
若不是火速来取拿，
水獭子就会吃掉它！
确是一条会跃上水面的大鱼啊！
把鱼挂上铁钩子，
见到大鱼就抓吧！

天上之银河，
能挂上就把它挂上吧，
相距虽远但可相连！
地上之泉水，
往上走就靠近了天，
要是越走越近了，
天上星星亮晶晶！

命运之星靠近了山崖，
白岩石会变成粉末，
水獭一个个在跳跃！
“吾瓦”靠近大河，
青稞长得绿油油！

碾噶尔官靠近地面，
小风凉飕飕！
墨竹靠近陇姆，
药材和松树多得很！
要是越走越近了，
爬上去又滑下来，
那是上方之沙山！
请君火速发兵来，
设伏畿曲深谷中！

感谢你耐心地把这首长长的歌词看完了，但你懂了吗？没懂不要紧，如果懂了，那才奇怪了。

说真的，如果这首歌能让我们穿越时空到那时的象雄，也肯定是四顾茫茫，不知所往。这首歌有怨、有恨，更多的是谜语一般的玄言讖语，令人费解。

也许，只有她的王兄松赞干布能完全明白。因为，松赞干布听到使臣转述此歌之后，便“君臣火急发兵，灭李迷夏”。

记载历史文书中除了萨玛噶的这首歌外，还有灭了象雄之后，松赞干布在庆功宴上唱的歌：

雅砻河水短而浅，
自外向内深而远！
雅砻河谷狭而窄，
自南而北自延伸！
从狭小地带到四境获全胜，
吾等君与臣！

这样的威服四方的豪情，倒与松赞干布的雄才霸业相匹配。但是，李迷夏这个亡国之君的心境如何呢？萨玛噶这个被认为引兄灭夫的女人，心境与遭遇又如何呢？站在象雄的土地上，历史留给我们无尽的遐思，无尽的怅惘。

笔者曾经来到与萨玛噶歌中描述极其吻合的象雄故都穹隆银城，的确是“苍白

而崎岖”的“险峻山崖”。虽然已是一片废墟，但城郭宛然，星星点点的洞窟点缀在悬崖之上，都有暗道相连，里面是否如“黄金宝石”一般不得而知。断崖峭壁之间，战争的硝烟似未散尽，山崖不是惨淡的青灰，便是血染一般的黯红，更让人唏嘘不已。曾如此辉煌、权倾一时的象雄王朝，居然就是如此儿戏一般，在两首歌中灰飞烟灭？真让人扼腕叹息、不能置信，同时更增添了对这个神秘古国的兴趣。

现在，从象雄灰飞烟灭的尘土中，让我们回望它的兴盛吧！

象雄，汉籍中称之为“羊同”或“杨童”，而本地发音多为“羊雍”。羊同分为大羊同和小羊同，大羊同即是象雄。小羊同与大羊同相连。

按照苯教典籍的记载，象雄的历史至少距今三千多年。藏文史籍记载吐蕃兴起是在公元前后，而在吐蕃兴起之前，象雄已经有了十八代鹏王。那么，按保守的估计，象雄的兴盛至晚应该在公元前后。而且，新近的一次考古发现证明，象雄与汉地至晚应在汉代就已经频繁往来。

翻遍了相关的藏汉文史籍，有关象雄的记载均是寥寥数语。如《唐会要》卷九十九记载：“大羊同，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阗，东西千里，胜兵八九万。辫发毡裘，畜牧为业，地多风雪，冰厚丈余，物产与吐蕃同，无文字，但刻木结绳而已。酋豪死，抉去其脑，实以珠玉，剖其五脏，易以黄金鼻银齿，以人为殉，卜以吉辰，藏诸岩穴，他人莫知其所。多杀牛羊马以充祭。其王姓姜葛。有四大臣，分掌国事。”其他史书的记载与此类似，恕我不再重复引用。翻译成白话文，大概意思就是这个地方很大，兵力也不少（对游牧民族来说，跨上马就是战士，这八九万的“胜兵”如果是亦牧亦战的兼职那就不算多，如果仅是职业士兵的话，按这个比例看象雄的人口就很可观了）。象雄人是辫发，穿毛毡做成的长袍（男人的头发估计与西藏牧区男人们“英雄结”的发式类似，女人则有上面穿着传统服装的阿里女子为证，美丽大气）。这个地方以畜牧业为主（今天仍是如此，尤以出产优质羊绒闻名），多有风雪，天冷时地上结的冰有三米多厚，物产与吐蕃类似。但从后面的葬俗看，珠宝、黄金应该比较丰富（后来的古格以盛产黄金出名），没有文字典籍，只会用刻木记事与结绳记事的方法。葬俗很有意思，不仅用人殉葬，还要用珠宝玉器、黄金白银来填充到人体当中，然后，挑个好日子，把尸体藏到山崖上的洞穴里。祭祀的时候，就会杀一些牛、羊或马等牲畜（这是原始苯教的习俗，后来便取消了）。政体是四大臣分掌国政，在唐贞观年间还曾遣使到长安朝贡。

藏文史书《贤者喜宴》记载，早在西藏“十二小邦”时代，象雄就是其中一个小邦，当时国王名叫李纳许，大臣名叫麻吉热桑。有学者根据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四“婆罗吸摩补罗国”条下记载，认为象雄便是名叫“苏伐刺拏瞿咄罗”的国家，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是“东接吐蕃国，北接于阗国，西接三波诃国”，而这里的地理特点是东西长而南北狭，与今天的阿里地区类似。我觉得这有点望文生义了，不过有趣的还在后面。这个里因为出产上好的黄金，唐人也称它为“金氏”。这个国家世世代代由女人掌管国政，所以又号称“女国”，虽然有时也让男人为王，但